

那座山不是我的。

但是贫困如我，逢到好友生日，或者知己从远方来，或者必须讨好某个人，我能送他们什么？只好长袖一挥，将天地山川借来为我所用。

最好是春天，我把那座山的春天送给自己。前山有庙宇，唱经的声音代替了风，代替了云，它使我头顶的空间都显得缥缈。我跪拜过的木雕泥塑的神像，点燃过的庄严静穆的香烟，在春天的清晨化作一缕声音，穿越千花万树而来。然后，山脚下的桃花就开了。不要一字形容，它径自开着、美着，有时整枝哗啦一下坠落在水里，重得仿佛它倒是庙宇。

我就静静地伫立，有时泪流满面。鸟儿悬挂在半山的枯藤上，有的看我，有的不看我。遍地都是书带草、蒲公英，开得又灿烂，又寂寞。这时候，我站在那里，就感觉到一座山的骚动从一朵花的开放开始了，那些沉默和花萼都包裹不住的骚动一点点地钻进脚心。我感觉到泥土的松动，一种坚硬的心意开始慢慢瓦解，慢慢返绿。只有在春天的后山才能明白，这种孤独是多么好，它的内在丰富得如同这混生了千百种植物的山麓。我常常想打一个电话告诉谁，我在这里，你来吗？但是又觉得，除了我，谁会来呢？就算他来了，这山的样子也不是此刻的样子了。

于是就到了春深处。木香花几乎笼罩了整个湿地，苍白的湿漉漉的香气使每一个早晨都充满了盛宴之后的气息，繁华到苍凉，饱满到空落。当我席地而坐的时候，我感觉到自己像一种正在融化的物质，进入这座山，不是以一花一草的形态，而是石头或者泥土，有一万粒种子在此时此刻萌生出发芽的心意。这一天恰好是我的生日——惊蛰。

小时候觉得很自豪，因为长大的地方有山有水。我们感受到的季节变换，除了天气上的，余下的便是那座小山所呈现给我们的。就好像是，只有看到小山变得金黄，秋天才正式来临，只有看到皑皑白雪为小山围上一个围脖，我们才体会到深冬的寒冷。（By明利）

邀清风晨露

去看那座山

■王春鸣



我欣喜地发现了时间在我的山上，不是以年月日来命名，而是以二十四节气中最美好的那些，比如惊蛰，比如春分，比如谷雨……后来它就到了白露，仿佛是一个挥手之间，草木又完成一季的荣枯。

我把寒露之后的后山，慷慨地送给一群射手座的人。他们天马行空，相信预感，有时候有点傻，我说去哪里，他们就跟我走了。穿过一个又一个的红绿灯，终于拐弯，世界骤然安静下来，两排枫杨树落尽了叶子，火棘果和红灯一个颜色，它们目光灼灼地躲在树后面，谁也不说话。我在心里默数那些变化了颜色的植物的名字，甚至前世今生的宿命感，都会在蒺藜藤矫若游龙的行走中被指认出来。走着，窃衣钩住毛衫，我心生旁骛，想着那些

我不认识的人，比如王维，他说：

“我心素已闲，清川澹如此。”他在一千年前就与此时的我相知了。为了漫长时空中某一个节点上的骤然相认，我一反人间叙事的常态，抒情地活着。

有时候，雨也会来到山下。我就坐在密闭的车中，仿佛与世隔绝，而山就像一个温柔的启示，呈现在我眼里，不知道它的身体里沉睡着多少种子、多少梦想和多少愿望，那些飘摇和招展的都不是山本身。雨骤风狂，我和我的车子成了一面奇怪的鼓，风只是一个起势，雨才是不绝于耳的鼓点。可是，世界上所有的鼓都是中空的我，我于是在里面，缩小成一个核，像从脚心钻到我身体里的春天的一部分，骚动不安，地久天长，被敲响。①